

寻访名家书房



人物简介:

罗新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,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、简牍、墓志、北方民族史、西域史;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、西域(楼兰、车师)史、北方民族(匈奴、鲜卑)史。著有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《中古北方民族研究》《历史的高原游牧》《黑毡上的北魏皇帝》《从大都到上都》等。



罗新书房一角。

只有观察现实,才能理解历史

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 / 图

时隔一年多再进北大,清晨的未名湖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,清亮而幽静。我绕着湖走了两圈,一体、湖心岛、石坊、燕大原址碑、翻尾石鱼、花神庙、斯诺墓……一路扫过,亲切而生动。转而深入未名湖腹地朗润园,北大中古史中心位于一处偏僻小院内。

忍不住在门口速写一张。往北第二进院,院落两边是一个个小屋,这里是北大中古史教授们的办公室,院内无人,趴在窗上看,想辨认哪个是罗新教授的办公室。每个屋里都是三面满满的书架,仔细辨认大致能看出谁的屋子,那些书架上的书有秘密。

其中一个屋的书架上,整齐码放着很多《唐研究》,想必这是荣新江教授的小屋。而李孝聪教授的小屋,能看到他的照片和名字。我惊喜于这样的“偷窥”行为,我敲门询问:“罗新教授办公室在哪个?”这位老师并没在意我打断他读书,客气地说“隔壁就是。”这时候,刚好罗新教授走进小院,他告诉我刚才打听的那屋是阎少卿的,跟你说话的应该是阎老师的学生。

罗新教授的小屋很整洁,这间小办公室兼书房已经二十一年了,是他读书和处理教学工作的理想场所。经过一番打理,原先适合开会的办公室变成如今很舒服的小书房,有一张小书桌,还有一个立式平台,可以站着写作,有利于身体活动、思维活跃。

墙上贴着罗新教授在世界各地旅行和走访时的照片,以及一些地方买的纪念品和版画。其中一张拓片特别醒目。这是北魏大臣郑羲为其母亲写的墓志铭,郑羲是北魏大名家,书法造诣很高。这个墓志铭还有一个特点,后半部分是《魏书》作者魏收写的铭文,魏收当时虽然比郑羲年轻,但他的才名很受郑羲看重,所以请魏收补了一段铭文,郑羲在他的铭文最后写道:“巨鹿魏收虽年在雁行而同志后来之美领袖辞人

托其为铭传不朽其辞曰”,后面这部分就是魏收写的。

我们就在罗新教授这间小书房,听他谈阅读、研究、旅行以及历史与现实。

绿茶:描述一下您的书房和藏书吧。

罗新:我的书主要分布在几个地方。一,现在住的家里,虽然没有独立的书房,但每个屋子都是书;二,我原来牡丹园住所,那里书太多了,搬家的时候只带了几本书,其他都留在那儿了。三,就是这个小屋,北大中古史中心我的办公室;四,还有很多书实在没地方放,在学校里找了个地下室搁着。具体数量有多少我没统计过。我没有藏书的任何冲动,价格对我没有意义,形式对我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的书全部基于研究需要,都是用的书。虽然家里也有数量不少的线装书,那是前辈留给我的,只是这么放着,以后再找机会安置。

绿茶:您的这个小书房真不错,中古史小院环境这么好,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。

罗新:这个办公室已经有二十一年了,我们中心的老师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屋,有些老师主要是给学生用,或者在这儿见学生或上小课。我过去也不常来,后来我把这个办公室重新归置了一下,该扔的扔,该加的加,就成为现在这样。过去一年多,我在这个小屋看书或处理跟教学有关的事情。但做研究、写东西主要还是在家里,因为要用的书基本都在家里。

这里还有我最近一年新添的书,我的兴趣比较广,所以涉及到的书籍范围也特别广。这里放着的,反映我最近一些年的兴趣。我

自己的专业魏晋南北朝不用说,我对边疆、北方民族感兴趣,还有中亚、以及突厥史方面的书等等。

绿茶:您的个人收藏能满足自己的研究吗?我刚才进门时看到你们中心还有个北大图书馆中古史分馆。

罗新:我的研究方向,基本上我自己的藏书加上电子版都可以满足了,所以我一般不去图书馆。唯一不可能具备的是那种基本大书,如《四库全书》一类的,现在有电子版,就更不需要去图书馆了。通史类的著作不是用来普通阅读的,有电子版就够了。我们中心这个图书馆很好,有百分之四十的书别的地方是没有的。我自己一些重要的书用完通常会放到图书馆去,供别人借阅。

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痛下决心,大规模地散书。原来《文

物》《考古》《历史研究》这些杂志我都是全的,现在都散掉了,太占地地方了。当然,你看这里摆着很占地方的历年来参加答辩的论文,这就没办法散掉,得留着。很多书其实很重要,但已经不是我现在感兴趣的,我也会陆续散掉,交给学生或捐给图书馆。

绿茶:说到散书,我采访了很多学人,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触,这是一个特别棘手、特别难处理的事情。

罗新:是啊,散书这事,不能做晚了,得提前安排。我两个导师,田余庆先生已经去世了,他夫人还在时,我们希望尽量不要动田先生的书。田先生夫人去世了,子女加上我,我们就把田先生的书捐给了清华历史系。另外一位导师祝总斌先生,已经91岁了,现在身体不太好了,想要处理自

己的书,家里孩子也不是搞这块儿的。他真是书痴,八十多岁还在买书,他现在老让学生去他家拿书,我有时候去看他,他也会塞给我一些书。

大部分学者的书,一般图书馆也都有,很难整体捐给某个图书馆。现在图书馆的空间也是大问题。我主张捐书时可以让图书馆专业人员先来挑走他们馆没有的书,剩下的,卖也好送也好,能有适当的去处就好。

绿茶:您的阅读路径是怎么样的?有什么特殊的学术机缘吗?

罗新: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阅读路径。我是八一级,上初中的时候,中国恢复高考。本科毕业的时候,回湖北老家工作了几年,后来又考研究生,本科读中文系,研究生才开始学历史。从读书的角度来说,就是按

传统的学习路径一路读上来的,那时候跟着老师学魏晋南北朝,就是把国内外所有研究著作找来看。读研究生三年期间,把魏晋南北朝期间主要正史都通读一遍。而自己的研究方向一定是具体的,比如十六国,或者其中的刘宋。这是吃着碗里的,但还要看着锅里的,范围更大一些,涵盖魏晋南北朝。

硕士时候做的是南朝,博士时候做的是十六国。工作以后,重点在北朝的北魏。接着深入到更北方去,接触到阿尔泰学,一下子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,那个世界就不是我能够掌握住得了,能力、知识以及时间,都不足以对付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,看一点是一点吧。这一部分的书比较难得,很难找到,也是费了很多年时间,一点点收集的。将来应该都捐给图书馆,因为这批书图书馆不一定有。

比如《突厥语大辞典》是很难不容易搞到的。这个书是哈佛大学借出来自己复制的,送给图书馆一套,自己留了一套。2000年之后,我开始做突厥学,没办法,国内根本找不到相关书籍。让人从哈佛大学借出来,印好了再寄回去。但现在我已经买到原本了,所以,把这套复制的就留在这里。原本在土耳其买到的。土耳其的书店很厉害,他们大量从美国买突厥史料,很多书美国都没有了,土耳其还有。

绿茶:对您阅读影响最大的是哪个阶段?

罗新:读书期间读基本文献,这都是必须要做的,没什么可说的。让我感受到最愉悦的阅读阶段是本科毕业后工作,到考上研究生之前,这段时间的阅读很纯粹,就是读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当时在

地方志办公室,把当时能看到的方志都翻了一遍。

绿茶:《从大都到上都》之后,似乎在您专业领域之外又开辟了全新的写作窗口,您怎么看当下的旅行写作?

罗新:我有自己的专业,这是工作,但同时又有很多自己的兴趣,这些兴趣也许不会写文章或做研究,但很愿意阅读。旅行,就是兴趣之一,对专业来说其实是浪费时间,但控制不住自己。我想每个人都有消磨自己时间的方式。我对各种各样的旅行书兴趣比较大,尤其是19世纪的中亚旅行书。

近几年旅行写作多起来了。过去,旅行不是自觉的文体,是放在散文、随笔、游记系列中的。现在,很多人把旅行当作一种表达途径,成为自觉。像杨潇重走西南联大,就是一种自觉,他是为了写作去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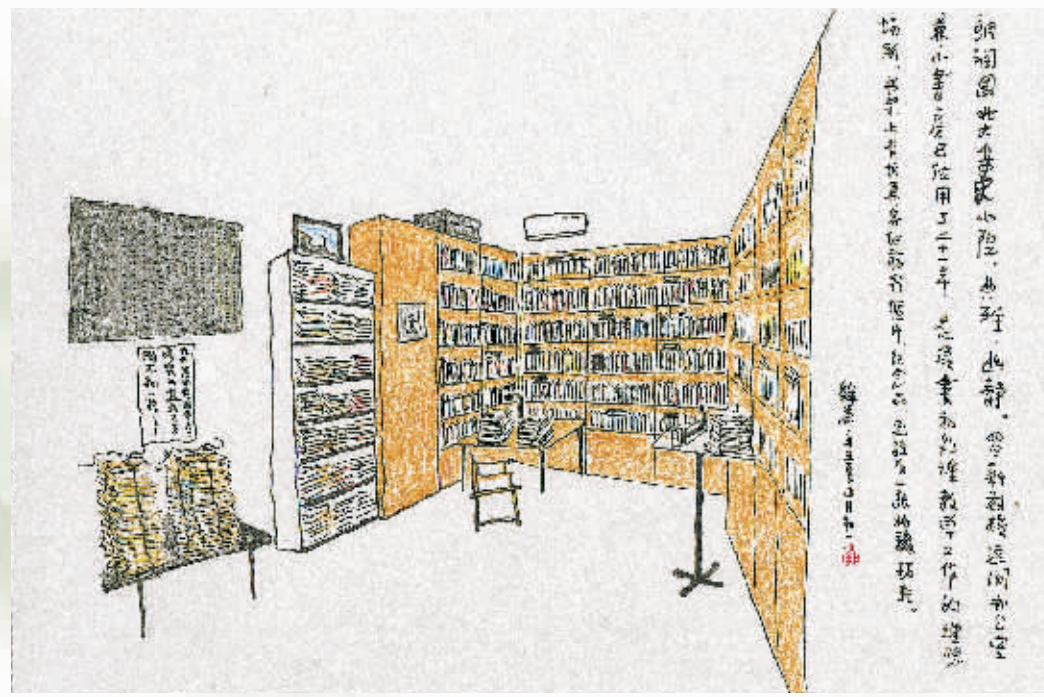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有良好史学基础的人,用旅行或寻访这种形式是写作很好的方式之一。

没有旅行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,因为人从非洲走到了欧亚大陆,走到全世界,在任何条件下都有人在生存,这就是旅行的结果,突破各种阻碍的结果。

绿茶:你们历史学家都讲究“通古今之变”,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?

罗新:现在更多的是教科书式的历史,在我研究的魏晋南北朝领域也是一样,没有权威的东西,更多的都是每个人做的那么一点很小的领域,只能判断什么说法是我能够接受的,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。只有通过观察现实,才能理解历史。

历史教给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多多种可能,历史学家为了现实、为了未来而研究历史,而不单单是嗜古的兴趣,为了确保我们走向期待中的未来,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,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,参与现实,保护我们的未来。



绿茶手绘罗新书房。

文明贵阳
GUIYANG THE CIVILIZATION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文明我知行
满意在贵阳

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宣